

范曾／著



吟賞風雅

本书首次荟萃了范曾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独到阐述：从屈原到王国维，千年骚魂，薪火相传。范曾先生用如椽之大笔，心怀澎湃之激情，化作诗词歌赋、论文绘画，展开了与历代文豪诗杰的心灵对话。一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展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吟賞風雅

范曾／著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吟赏风雅: 范曾吟赏古典文学(插图版)/范曾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8
ISBN 7-5617-4417-X

I. 吟... II. 范... III. 古典文学—文学欣赏—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1265号

吟赏风雅——范曾吟赏古典文学

作 者 范 曾
总 策 划 薛晓源
组稿编辑 许 静
项目编辑 储德天
特约编辑 郑英旻
责任校对 袁 诤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 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 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 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15.75
字 数 197千字
版 次 2006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4月第一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7-5617-4417-X/I·315
定 价 48.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引言 风从哪里来——呼唤古典主义

引言
风从哪里来

1

风在哪里？在天边的云丝雾影，在陌上的柳絮蒿蓬；在春天偃伏的碧草，在秋天飘雾的丹枫；在高樯的一叶帆，在骥尾的千条线；在寺院的幢幡，在心头的旗旌。风在哪里？禅家告诉你：看，如云离月；道家告诉你：听，爽籁在天。宋玉说，在青蘋之末，在腐余之灰；苏东坡说，在木叶尽脱的树梢，在明月徘徊的江上。风在哪里？风在高渐离易水的寒筑，在诸葛亮赤壁的草船，在汉高祖威加海内的战袍，在岳武穆声彻天外的霜蹄。

大气的流布，浩瀚无垠，聚散之间，风起云涌。顺应时序，汇而趋之，滂沛于天地苍冥。风为人类带来料峭的初春，熏蒸的炎夏，萧瑟的寒秋，肃杀的隆冬。习习然，南风也；浩浩然，东风也；瑟瑟然，西风也；凛凛然，北风也。那掀起天宇的是飘风，吹立沧海的是飓风，摧毁崇楼大厦、卷走林莽乡镇的是龙旋风。风为人间描绘着多姿多彩的画图，演化着大自然的喜剧和悲剧。它无所不在，无隙不入；它遣云使水，命雷掣电；它吹绿江南岸，吹白北国山，吹蓝西域天，吹黑东海潮。风是造势设色的大手笔，大地穹昊是它无际涯的舞台。

风是什么？风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温情地、羞涩地在你身边掠过，忽焉睫在目前，忽焉远在天边。它使万物复苏。它悄然来临，在桃花的蓓蕾，在柳树的枝条，在池中春水，在清晨露珠。一切萌动着的、闪耀着的生命属于它。风是丰腴美奂的少妇，它热烈地、亲昵地把你拥抱，它千般柔顺、

万般风情，那是万物繁衍化育的信号。它是花果的媒介，是鸟兽的信使。一切茁壮着的、成熟着的生命属于它。风有时清绝，向人间播送九畹兰花、百亩蕙草的芳馨；风有时暴虐，一夜之间使“草拂之而色变，木遇之而叶脱”（欧阳修句）。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圣徒或使者、魔怪或精灵。风可能是祥和的，也可能是凶险的。然而用人类的道德标准以判风之善恶，则冬烘甚矣。风的一切都天然合理，草木之凋零，人以为悲，而严冬蓄芳，正草木岁寒之心，人又安能代草木作无谓之忧思？风在永无休止的运动中造就平衡，在莫测高深的变幻中求得和谐。有了风，一切才有了生命。一个没有风的宇宙，万有归于沉寂；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宇宙，那是佛家永远不败的智慧感悟。入静的高僧，不知道有风动、幡动，六祖惠能对辩说的僧人讲，是你们心在动啊！然而，惠能的无差别、无妄想的境界距离众生还十分遥远。佛家以为风、土、水、火四大皆空，万有假合，色即是空。风在佛家看来，只是人们感知的表象，相信，任什么风，都不会使佛祖心旌微动。因此，生命的终极目标，佛家是证得涅槃寂静。而我们还在浮生中的人，则应在风中观测、思索、修炼；我们还会在喧闹、熙攘的人群中漫步；我们还会面对苍穹和人生一直研讨：风从哪里来，风到哪里去？

能以奴仆命风月的是孟郊，能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是宗悫，能凭虚御风、羽化而登仙的是苏东坡。苏东坡说：“你这楚国的兰台公子，比我这黄州太守、儋耳迁客还嫩得多呢。你为了讨好楚襄王，混淆自然之风与社会之风，造出雄风、雌风之说，而我以为你不清楚庄子的天籁啊，在那空明清远的无垠天宇中，风起而声发，那是不假窍穴竹管的自然妙音呢，宋玉，你听说过么？你的风赋实在堪笑呢！”

然而诗人的确爱风，所以称他们为“风人”；他们直承《诗经》、楚辞的传统，所以称他们“风骚”；而诗人又偶倪多情，所以说他们“风情”；诗人偶有微行，被轻慢为“风流”。大自然的风，飘向诗人的笔底，协奏社会、人生的乐章，感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是勃郁的陆放翁，他听到雄阔激烈的风；看到“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是慨叹的辛弃疾，他听到摧枯拉朽的风；彻悟“愁风愁雨愁不尽，总是南柯”的是忧患的郑板桥，他听到凄切催泪的风。而“看尽繁华地、远绝是非乡”的苏东坡，不再迷恋喧嚣的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时苏东坡，由道而佛，无缘大悲已笼罩了他的生命，渐渐远离了人

褻，同时也远离了当年豪逸雄阔的自己。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长河，问一问，风从哪里来？追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前841)到春秋中叶，那时有一部民间歌曲的总集——《诗经》流传下来，其中包括十五个诸侯国的国风。足见社会的风，那也是无所不在、无隙不入的。《诗·序》在论到何以称“风”时讲：“……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国史太师会其意而采风赓诗，孔子会其意而修编《诗经》，周公会其意而作乐成章，都有着“风天下而正人伦”的意义。“风”足以刺时喻势，讽谏君王；“风”足以敦促教化，襄助人伦。而这种“风”和直陈厉谏不同、和枯燥说教不同，往往“美在此则刺在彼”、“以美为刺”。中国诗教的温柔敦厚、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在诗的源头已十分清楚，在教化中仍让人有美感的享受，这在中国诗的传统中应视作精华。孔子说：“洋洋乎，盈耳哉。”季札激赏说：“美哉，其细已甚！”这美哉、洋洋的国风，在两千多年来的中国，陶冶了人们的性灵，无论是人格的、爱情的，都包含了永恒的价值。这一股清风荡涤了商纣以还的“淫风”，而淫风者，在《诗经》中当然会被剔除，其中最著者有桑间濮上之音，潘岳称为“桑濮之流”，《礼记》则称其为“亡国之音”。欧西有女歌星某，每一演唱，千万痴男怨女，依歌而和之，顿足捶胸，狂笑号哭。细析之，不过艳色淫态、噪音恶乐、悖光谬影与歌迷世纪末之空洞心灵相暗合，遂有此秽乱溷浊之风，靡溢于世界各通都大邑，各国警察之深拒固守，欲以纆继演唱者，有由然也。

由此观之，风在自然本无善恶，而在人间必有优劣。清风所在，则社会淳朴、人文优雅、品行高洁、宅心仁厚；而邪风所被，则物欲横流、人心不古、贪赃枉法、盗贼滋生。而社会人文之风在哪里？在作家的生花之笔，在画家的丹青之影，在演员的一笑一颦，在诗人的一唱一吟；在上之所倡导，在下之所依循，在领导者的表率，在执法者的廉明。

听，白鹿之鸣，起于空谷，传来的是山间清风；泠泠七弦，犹忆大雅，奏出了琴上古风；举世萧条，故国独秀，经济市场已孕育着官商大调、浩然雄风。中国是一艘举世无双的滕舫，它需要这无边的雄风吹扬万里的征帆，它不能羁留于港湾，不能停留于昨天。我们深祷祖国福祉无量，祝她风正一帆悬，驶向横无际涯的绚丽的明天。啊！我欲乘风归去，归到我心爱的东土，归到我海外三载、魂牵梦萦的故国！

YINSHANGFENGVA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谈战争与《诗经》

汨罗江，诗人的江——咏屈原

少年读诗从骚始

范怀屈子两首

题九韶之舞（七言绝句）



战争无疑是残酷的，古往今来任何战争都是极端的暴力行为。它是死亡的信号，而不是欢乐的节日。人类的历史，悲剧多于喜剧，而悲剧的主要内容则无疑是战争。《战国策》上有一则《唐雎不辱使命》的故事。当时凭恃着虎狼之师的秦王想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许。秦王对安陵君的使者唐雎说：“公亦闻天子之怒乎？”唐雎说：“臣未尝闻也。”秦王勃然，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在当时，他说得出，做得到。《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所载，自秦献公至秦王政(秦始皇)前后屠杀晋、魏、韩、赵、楚诸国的士兵，总一百四十余万。二千三百年前没有热兵器、没有爆炸，那是排头砍去或者活埋。“纸上谈兵”的赵括四十万将士一下子全被秦军活埋。农民战争的残酷性也不例外，那作诗述怀“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欲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黄巢，杀人逾八百万。^①那是远远超出阶级斗争的观念范围的，是一种大恐怖。这样的残酷性，中西皆然，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之消灭迦太基，那是灭绝迦太基种族的大杀戮。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夏代，在地中海曾盛极一时的苏美

① 《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

尔人的文化，因为塞姆人所建的巴比伦王国的胜利，不仅这优秀的文化灭绝，这个种族也不复存在，其间战争的血腥可想而知。随着苏美尔人在地球上的消失，那惟一可与中国古代象形文字比美的一种文字——楔形文字也成为远古遗存的一个令人哀伤的哑谜。对那无数生灵死亡前的哭号，这哑谜只是无声的回应。自上古至近代最残酷的战争当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此书中的每一个字，就使一百二十五人失去生命，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血淋淋、最残酷暴虐的一个统计数字。

战争当然是破坏性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①这是二千五百年前中国大哲老子的谀言教。战后十室九空，赤葵依井、崩榛塞道。饥荒之后继之瘟疫，饿殍横陈于沟壑，豺狼奔突于郊野。西晋永嘉之乱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藁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惟桑版署号而已。众惟一旅，公私有车四乘”。^②

战争的破坏性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害，从古希腊巴底隆神庙(前5世纪)到中国清代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的毁灭(1860年为英法联军所劫掠焚毁)，所留下的庞大的残骸，无不使人对昔日繁华的一朝毁隳，发出怅然的浩叹。

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所描述者非指一地，是诗人的意象之作，而所刻画有非军旅诗人不可达的惨烈。“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这无穷极的灾难根源何在？这种地狱变相的人间世有无尽头？有什么办法使古战场不复出现？诗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叩问。然而他的回答不能使人满意，对战争的缘起，诗人没有可能作人木三分的判断。他说“周逐玃狁”，对；而“秦筑长城”，错。这真是浮泛浅陋之判。

当人类石斧相向的时候，那是人文未开时的争夺，远非今天我们所谓战争的含义。那时的氏族或氏族联盟甚至此后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伐，都只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自然淘汰律在起作用。黄帝和蚩尤之战、黄帝和炎帝之战都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也没有效忠君王的伦常。我想象那时的黄

① 《老子·三十章》。

② 《晋书》卷五《愍帝纪》。

帝一定孔武有力、智商超群，力足以斗群雄，智足以伏诸夷，绝对是从荒蛮中砍杀出来的强者。那时的人群还没有道义的框架左右他们的思维，也没有伦理的绳索制约他们的行动，他们要保卫的乃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土地和食物。《三才图会》上画的黄帝已戴着帝王的冕旒，那真是荒谬得有趣。那是后代的画家据《周礼》凭空杜撰出来的偶像，似乎华夏的初祖不应披着兽皮麻葛，正应穿着这种天子的礼服接受万国来使的朝拜。古代也没有天子的概念，禅位云者，不是由于尧舜有着高尚的品德，只是那时私有制观念淡漠，因之部落联盟族长的传承，与血统关系不大。战争成为一个含义确凿的词汇时，国家必已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战争以道义和伦理为其后盾并以为号召，那应当是商汤伐桀时开始，中国诗的源头《诗经》也正可以上溯至此时。

对人类历史存有总体性怀疑主义和对战争抱着彻底悲观主义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应属明末清初的归庄。他有着国破家亡之痛，对民族的深爱转而变为深恨，诗中所隐含的激烈的愤怒，化为了表面的嬉笑怒骂。从天地开辟、三皇五帝开始，他一个也不轻饶：

混沌元包，却被那老盘古无端，
生刺刺捏两丸金弹子，撮几粒碎尘碗，
云是乌飞兔走，岳也镇江湖。
更蛀几条儿疥虫路，挖半掌儿蛙涪道。
到如今，昆仑万仞撑天柱，江汉千支入海潮，弄这虚罟。
那女娲氏，你断什么柱天鳌？
那有巢氏，你架什么避风巢？
那不识字的老伏羲，你画什么奇和偶？
那不知味的老神农，你尝什么卉和草？
更有那惹祸招非的老轩辕，弥天摆下鱼龙阵，
象意装成虎豹韬，预留下一把万古杀人刀。^①

好一把“万古杀人刀”！他知道从此人们不复太平。这一把杀人刀，只

^① 归庄《击筑余音》。

是人类从远古生物状态时那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保残他的遗传基因的物化。生命都有弱肉强食的一面，又有畏生怖死的一面。而到了高级生命的人类会把这种相反相成的本性、潜藏的凶残和怯懦发挥到极致。

人类社会在前进，当物质生产不仅只供果腹而有剩余时，私有制应运而生，国家的萌芽乃成为早晚的事。上古大禹，一改尧舜禅位之制，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奴隶制国家形成，而且有了国都，竟然一统五百年之久。此后由商而西周而春秋战国，由奴隶制而封建制，为维护一统国家和中央权威的伦理，道义的观念方才出现。至少在公元前500年至前300年间，也就是春秋末至战国后期，维系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的概念、思想和学术派别等业已形成。

对于这一切，归老先生都给以过激的抨击，他说：

最可笑那弄笔头的老尼山，把二百四十年死骷髅，

提得他没颠没倒。^①

更可怪那爱斗口的老峰山，

把五帝三王的大头巾磕得人没头没脑。^②

还有那骑青牛说玄道妙(指老子)，跨鹏鸟汗漫逍遥(指庄子)。

也记不得许多鸦鸣蝉噪、秦天楚峤、兰卿鬼老，

都只是扯虚脾斩不尽的葛藤，骗矮人弄糊猕的圈套。^③

痛快，骂得痛快！庄子是应了佛家的果报了。当初他恣纵不羁的无端崖之词，骂得儒、名、墨诸家无地自容，只今竟如何？还有骂得更凶的。痛快之后又如何？归老先生似乎缺少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责任感。他骂够了，“俺老先生摆尾摇头再也不来了”。他去“望云涛海涛”、“倚梅梢柳梢”，过他“没些个半愁半恼”的日子去了。果真无愁无恼了吗？归庄是封建社会里第一个敢于对社会历史和社会陈见全面地提出正面攻讦的叛逆者。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判断，这《击筑余音》是一阵生命剧痛的宣泄。“诗

① 孔子注《春秋》载自鲁隐公元年（前772年）至鲁哀公14年（前481年）计240年历史。

② 指孟子，峰山地处邹邑，孟子家乡。

③ 归庄《击筑余音》。

意的判断”与“理性的判断”之不同，就在于“诗有别趣，非关理也”。^①我们当然不能从归庄的长曲中识得历史的真面，但是他的长歌当哭、他的彻底的战争悲观论来自人类战争本身的悲剧性，加上归庄的泉飞藻思，其感人至深，堪称沁入肺腑。

战争绝对能激活人类生命中好斗的因子，也许这在太古之世是人类从万物生灵中脱颖而出的原因。然而当私有制产生后，好斗就包含了更多的占有欲的驱使。蒙古草原已够辽阔，匈奴人一定要到塞纳河(公元4世纪)、蒙古骑兵一定要到波兰的维斯托拉河饮马(公元13世纪)吗？毡裘之君长和农耕社会的帝王同样有着难填的欲壑。而人类往昔的一切过错之根源无非佛家指出的贪、嗔、痴三字。秦始皇他占有着一切荣华：“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②还有“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郑卫之女”、“骏良骅骝”、“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名相李斯以为这些还不重要，希望秦始皇不要驱逐异国的贤才如穆公时之百里奚、孝公时之商鞅、昭王时之范雎，有类似这样的人才，方可使无敌于天下。

历史的偶然性所描绘的画图，完全非所逆料，被南匈奴和汉人击败而遁逃的北匈奴人转麾西向，在几世纪的迁徙中发现了极其富庶的西欧。强悍的匈奴人使欧洲的君王直至教皇闻风丧胆，匈奴人得到了在东方失去的一切。古代战争包含着奴隶制社会所特有的蛮干精神和封建主的霸悍之气，那时掠夺和占有是惟一的目的。而“力”，是决定胜利的惟一原因。“力”有着一种特殊的象征性，在上古斯巴达人正是凭着“力”，写过他的辉煌的历史。因为在彼时胜利属于“优秀民族”，“力”是他的徽号。而憎恨祖国贫穷和衰弱的近代中国文化启蒙者梁启超和鲁迅都曾是斯巴达精神的鼓吹者。然而在斯巴达人“力”的背后，没有太多的道德和伦理的说词。东方也不例外，当成吉思汗的部将问军队打向何方时，成吉思汗用他的马鞭指着远方讲：“天边！”那也是绝无道德和伦理可言的。即使成吉思汗已死多年，余威震于殊族，他的孙子拔都统帅的铁骑和手中的火器足以使条顿武士的利剑黯然失色，杀得他片甲不留、血流漂杵(公元1241年)，这些威武壮阔的

① 严羽《沧浪诗话》。

② 李斯《谏逐客书》。

战争用血和火翻开着人类历史的沉重篇章。当时的西方似乎在武力上并不占绝对的优势。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大一统的王朝已然形成的时期，对外的扩张不是当务之急。汉武的开边为的是把匈奴人驱赶得更远，以保自身的安全。农业社会须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须四时运转，春播秋穡、夏耕冬藏。因之相对的安定是农业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于是，自卫性成为古代中国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共同要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虽然是暴秦为巩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北筑长城的目的，却也是老百姓的期望所在。暴秦的“暴”主要是对付国内的“弯弓而报怨”的起义和六国君王的复辟，维持大一统是秦代的绝对命令。

远在孔子提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时候，其中射、御两项便成为士人的功课，可作为中国人崇尚孔武精神的体现，在此，孔子是将其置于礼乐之后的。孔子之思，首先还是“尚文”。至战国之世，各国名将辈出，“吴起、孙臆、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①此举其大者而已，秦国的白起更是诸将的劲敌。春秋时的管仲、孙武之属则可称杰出的军事学家。自东周而汉、晋、唐、宋武力的职能主要是两方面，对内平叛，对外御胡。历史上对华夏以外的民族统称胡。元代比较特殊，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时在1206年，1216年西征灭花剌子模与钦察，其间的残酷屠杀是世所罕见的，其血腥染遍了一部《元朝秘史》。因为察合台之子莫阿都平的阵亡，惹恼了祖父成吉思汗，这大汗之怒是足以使天地变色的。他将整个花剌子模的巴米安城杀得精光，这笔账实在不能算在中国人的头上。成吉思汗在中亚施暴，距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还有55年，那时成吉思汗已死了22年。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历史，元代毕竟在中国完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结束了北方辽、金、西夏和西南大理的政权，因为强悍，幅员广大，边疆不再有侵扰。廿五史中有元史，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中华民族史的一部分。至于成吉思汗被迫认为元太祖，那是忽必烈的事。这位天可汗与我们的关系比蒙哥汗、忽必烈遥远得多。尚武自卫而带有侵略性的拓疆还有最著名的唐代高仙芝，以塞外雄风著称的军旅诗人岑参当时正在他的麾下。

^① 贾谊《过秦论》。

任何民族从他们的童年开始，便知道尚武是民族得以存在的根本。每个民族都有英雄崇拜的情结。战争所保卫的主要是该民族的文化。而不同的民族由于有着不同的生存条件和人文传统，每一个民族对英雄人物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歌颂本民族的辉煌历史(主要部分应该是战争史)和英雄人物，在上古历史的诗歌中尤为突出。无论希腊荷马史诗或中国《诗经》中的《商颂》、《鲁颂》、《大雅》、《小雅》都是如此。荷马史诗和《诗经》创作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诗人个人的创作，而后者则是殷、周以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前者未经别人删选，而后者却是由孔子删选的，其中必注入了孔子个人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判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①这是孔子对《诗经》结论性的名言；“诗言志”^②是孔子对诗的艺术本性要求；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③则是孔子对诗的社会功能的要求。这些论述要言不繁、切中肯綮，表现了孔子先贤大哲的胸怀。然则孔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全部伦理观、道德观的创说和捍卫者，他首先要维护的是封建社会的大秩序，也就是“克己复礼为仁”^④的社会理想。而他所处的时代又与他的社会理想相齟齬，那是周天子形同虚设、群雄并起的时代，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诗经》在孔子看来几乎是可作为内政外交的必读书。“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⑤既已诵诗，所求在用，学而不用，“亦奚以为”？读诗是为了从政可以顺畅，出使列国善于应对。显然孔子是把诗作为实现他社会理想的工具了。孔子从三千余首中遴选三百零五篇，^⑥无疑有着他的伦理、道德标准。删去的、不可“施于礼义”者，果真就都“邪”吗？不一定。甚至桑间濮上之音，或者正是真诚的爱情之歌。孔子绝不可能理解希腊的《伊利亚特》中阿迦门农与特洛伊王子为美人而战的精神。因此，我们对孔子所选的有关战争的诗歌必须清楚，这些作品应与孔子的“礼”和“仁”相契合。当然，这些诗早于孔子，那么孔子以后，受孔子影响那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诗意的判

① 《论语·为政篇第二》。

② 《尚书·舜典》，《尚书》传为孔子所编。

③ 《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④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⑤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⑥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取可施于礼义”。

断背后有着伦理的判断和道义的判断,这是不足为奇的。甚至最天才杰出的诗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在作品中流露这种理性。完全超越这种理性的诗也有,但很少,或者说不是战争诗的主体。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仁”和“礼”两个巨大的思想符号。“仁”作为孔子心灵层面的理想境界,那是至高至极、至美至善的存在。在《论语》中,“仁”字出现凡百又九次,其中包括有孔子的夫子自道,有同问异答的师生对话,有弟子之间的相互应答。“仁”字望之弥高,即之则温,它是那样平和地存在着,质朴得宛如宇宙本体的存在。它虽然崇高,但非不可及,人人可以去追求。孔子的“有教无类”,^①倒不是他在阶级意识上的平等不二,而是针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期求。但每个人必须躬身力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②这“欲仁”二字,宛若佛家之“得悟”,它们都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不是做了一件事便可永为“仁人”,永远成佛。此时得悟,此时为佛;彼时迷障,彼时为众生。“仁”亦然,依仁得仁,不厌不倦,方可“斯仁至矣”。“仁”,虽不是高不可攀,近在咫尺,然而达到“仁”并不容易。连颜回那样的最得意的弟子,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③孔子也就十分满意了。

《论语》中的“礼”,则是现实层面的最高境界。如果说“仁”是至美至善的终极目标,那么“礼”则是依伦依常的高度准则。“礼”乃为实现“仁”的手段和规矩,即所谓“礼义以为器”,^④俗谓之游戏规则。而孔子的“礼”当然指周初之礼,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一个被他理想化了的、完全符合封建伦常的时代,那就是周公的时代。周公是孔子的偶像,而他毕生的奋斗则是希望在“子杀其父,臣弑其君”的礼崩乐坏的乱世,回归那遥远的古代。

孔子所推重的周初之礼,见于《论语》和孔子或其他儒家所编《尚书》、《周礼》、《礼记》、《左传》、《国语》诸经典。其中所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皆是封建社会必须遵循的大秩序;而破坏礼制的人,则必然是乱臣贼子。至于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

① 《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② 《论语·述而篇第七》。

③ 《论语·雍也篇第六》。

④ 《礼记·礼运》。

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则皆应各安其分”，“民咸安其居”，“不可推移”。^①对这种和平融洽、相安无事的生活的破坏，当然是非礼的不仁之行。

周公本人为民立极，以自己的道德，使人知道父子、兄弟、君臣、长幼之道，武王与成王是父子，武王与周公是兄弟，武王死而成王年幼，周公辅之是君臣，而周公乃成王之叔父，是长幼，其间封建的伦常，周公表现出无私秉公的典范，可称圣人之行。^②礼，成为做人的根本，“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③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④

孔子希望通过“礼”，而使“天下有道”，“天下有道”，则可行“仁”。这道先得有“仁君”，季康子问政于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回答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统治者的表率是仁政的根本。“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⑤这一方面是孔子替自己任鲁司寇“三月而诛少正卯”辩护，也同时说明“胜残”——残暴的人不再作恶，“去杀”——废除刑罚杀戮，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个人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是以身殉仁。生死亦大矣！生与死乃是人生的最终选择，真正的、完美的人，孔子称之为“仁人”、“志士仁人”，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⑥同样孟子以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⑦“义”是完成“仁”的忠信壮烈之路。依仁之义也是以身殉之的最高境界；“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⑧君子能直面死亡而最后完成崇高的不朽人格，这就是死得其所，就是重于泰山的英雄人物之死。

以上所述一切，对华夏民族的成长、对仁义之师的战争、对战争中英

① 《礼记·王制》。

② 参见《礼记·曾子问》。

③ 《左传》。

④ 《论语·泰伯篇第八》。

⑤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⑥ 《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⑦ 《孟子·第六篇告子章句上》。

⑧ 《孟子·第六篇告子章句上》。